

第 10 号 壹元 (僅)

深圳首届文稿拍卖内幕

大曝光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程亦赤

深圳首届文稿拍卖内幕大曝光

黄青青著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98 号)

河南省开封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19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一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1—03331—5/1·529 定价:4.48 元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文人的困惑与失落

- 第一节 中央乐团的沉没 (1)
- 第二节 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改名 (6)
- 第三节 中央歌剧院 四面楚歌 (9)
- 第四节 中国的文学圣殿《收获》 强颜欢笑 (12)
- 第五节 文人下海 别无选择 (17)
- 第六节 为什么会这样? (21)
- 第七节 拍卖! 拍卖!
自救! 自救! (26)

第二章 舆论在推波助澜

- 第一节 首届新闻发布会 (30)
- 第二节 拍卖! 拍卖! 大拍卖! (38)
- 第三节 新闻 被炒起来了 (46)

第三章 广告的诱惑力

- 第一节 有这么一则广告征集单 (53)
- 第二节 只要出大笔的钱,即能上世界名人录?
..... (56)
- 第三节 广告从哪里来? (59)
- 第四节 广告的用意何在? (61)

第四章 刘晓庆跌破眼镜

- 第一节 刘晓庆宣称一个字至少卖三块钱 (63)
- 第二节 刘晓庆何许人也? (73)

- 第三节 刘晓庆的作家身份问题? (95)
- 第四节 刘晓庆眼镜顿时跌破..... (100)
- 第五节 刘晓庆在哀叹不已..... (103)

第五章 名作家哪儿去了

- 第一节 名作家们纷纷登台亮相..... (106)
- 第二节 名作家们犹犹豫豫..... (109)
- 第三节 名作家中途退出..... (113)
- 第四节 心虚乎? 胆怯乎? 亦或自视清高乎?
..... (119)
- 第五节 名作家哪儿去了? (121)

第六章 是优秀文稿拍卖,还是炒新闻

- 第一节 真堪称优秀文稿乎? (127)
- 第二节 来自拍卖现场的报道..... (134)
- 第四节 是优秀文稿拍卖,还是炒新闻..... (137)

第七章 众说纷纭话拍卖

- 第一节 “鬼才”鬼话..... (141)
- 第二节 冰心的“名字”问题..... (143)
- 第三节 第三种活法? (145)
- 第四节 街谈巷议..... (148)

第一章 当代文人的困惑与失落

第一节 中央乐团的沉没

中国的文化人之穷，已是有目共睹之实，可是穷到什么程度？真的连老婆孩子都没法养活了吗？

此言有点过分。

然中国的文化人确实穷，穷得只剩下一副清高的脊骨，除此外，便再也一无所有，中共“十四大”及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徒然间，整个中国大陆便变成了一片商海，而以搞严肃文化为生的纯文化人们就只有望着这一片汪洋大海摇首兴叹的份，一时间，严肃文艺有如一叶小舟，在这片汪洋大海里颠簸不已，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怎么办？

回答显得很空洞。简直可以说是很苍白。

请看一组报道：

北京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摇头叹息：“严肃艺术的衰落，是全国性的大势。”

其几位老朋友对于是之说：“看吧，93年这一年将是最为

艰难的一年”。

93年初,中央乐团乐手演出的POPS音乐会,受到我国传媒广泛关注,全国各大报章上多有好评,认为是我国严肃文艺能够走出目前这一困境的可贵探索。但面对许多记者的采访,在闪闪烁烁的镁光灯、话筒以及各式录音机下,乐手们却呈现出一脸的尴尬状,说:“这只是无可奈何之举,我们奉了上面的命令,演也得演,不演也得演,做给人看的。”

又有乐手坦言相告:“这只是我们为了生存而作出的一番挣扎而已,仅只是一种生存手段,离我们追求的艺术目标差远了。”

于此觉得有必要提请人们注意一下,对于这次所谓的POPS演出,中央乐团没有一位领导愿意为这几场POPS音乐会发表评论。

过了几天,即93年4月23日的“保利之夜”POPS音乐会上,人们莫名其妙地发现,节目单上原先印有的“中央乐团”字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即为“特邀中央乐团百余名演奏家、演唱家”等字样。

这一切在向人们暗示着什么?

同时又在暗示着什么?

其情其景不言而喻。

请听中央乐团团长严良堃的谈话:

“我们团的现状几乎可以用‘水深火热’四个字来形容,没治了,彻底没治了,经费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人才大量外流怎么办?大量外流,确实是大量外流!穷,只因为穷,优秀的乐手却奔高枝去了,或去酒店,或去歌舞厅,总之谁给

的钱高，他们就给谁干，我保证怎么办？我只有叹息的份……”

严良堃还说，近数年间，他们中央乐团流向国外的艺术人才有140余位，以致不少从事严肃文艺的艺术家宁愿到欧洲的街头去献艺，也不愿回国内来谋生，严良堃说：“我真痛心啊，我真痛心！面临如此惨状，我们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出一笔钱来看一看这些从事高档艺术的艺术家？在国外，从事高档艺术的艺术家们特受人尊重，不仅仅在于其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更在于其地位，而地位是由金钱来奠定的，国家出了大笔的钱养着他们，可我们呢？我们由谁养？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民族的高档艺术将会濒临消亡！”

据采访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表明，中央乐团艺术家们的生存状态，不仅仅用清贫二字就能够概括得了的。据知，除去工资外，艺术家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奖金可言。即使有，一个月也就那么三、五十块钱，还不够买一条“555”香烟，而最令那些老艺术家们头痛之极的，即是本来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医疗费什么的，有时一拖就是半年，以致一年，依然没有能够报销。倘好不容易拖到最后报销了，黄花菜也就凉了，令人寒心到极点。

这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

还有更玄乎的。

即是房子。

人的生存状态，自然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在当代中国，衣食行倒还在其次，还没听说过有哪位文人艺术家为穿衣吃饭行路的事，穿得差一点，吃得清淡一点，一下班骑着破自行车来回就是了，反正大家都是穷艺术家一个，就这副德行，

又不是当官掌权的，一无外块，二无小车，将就一点就是了。可是房子，要命的房子！怎不能一家几口人住在大马路边上，或是一家几口人搭个帆布棚子挤在一起吧？倘使是一个人，单身汉，倒也无所谓，实在不行，住办公室就是了，总不能偌大一个中央乐团连间办公室也没有吧？实在不行，那就住卫生间，用棉花团将鼻孔塞起来，用黑布将眼睛蒙起来，卫生间的地面上摊上一块麻布片，就那么和衣而卧，将就一下就是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大家来上班了，早早地先爬起来，随使用凉水擦把脸，用手指梳理纷乱的头发，也一样人模狗样的，走到大街上，一样的艺术家派头，谁晓得你哥们昨天晚上是在卫生间里过夜的？

倘若你真的混到这般田地，看来真的无话可说了。

无话可说。

据悉，在延续四、五年的“分房大战”中，我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魏君贤却未分到住房。这当年首唱贝多芬第九交中响乐而走红全中国，而今已鬓发两斑的老人，竟被逼上法庭也没求得一间住房！

据北京一些文艺评论家说，以往生活水准较好的中央乐团的艺术家们，现在已经跌入到“社会生活的底层了”！

如今，中央乐团的木制“招牌”已与杂物为伍，躺在仓库的一隅。笔者曾专程去拜访过她，她就躺在那儿，有如一具僵死的木乃伊，干瘪，乏力，且被灰尘和蜘蛛网蒙上，灰不溜秋，凄凉而惨淡。又颇似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图画，显得那么荒谬怪诞。看来，中央乐团的气候真的有如日暮西山，以致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摘自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梁大南的话。梁大南说：“就我看来，严肃音乐还是有希望的，尽管目前处于低层，甚至大势上已走向衰落，但我依然相信，将来的某一天，这一切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的。我依然希望我的儿女仍干这一行！”

梁大南的话显得很无奈，简直无奈到了极点。

有什么办法？

因为你是艺术家，你天生就只有吃艺术这一碗的份，而受家庭氛围的薰染，你的儿女也只有操起父业，继续这么干下去的份。

这几乎是一种艰难选择。

没办法，实在没办法。

第二节 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改名

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只有忍痛割爱，象媳妇适应婆婆那样低眉顺眼地去适应她，不这样做，有什么办法？

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就是如此。

眨眼间，弹指一挥，人世间已是面目全非，面目全非！

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再也不敢以自己是所谓的“精神贵族”自居了。前一段时间，该团一直在为寻找“婆家”忙得上窜下跳，焦头烂额，后来，“婆家”总算找到了，是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

至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找“婆家”是怎么找的，其间又历尽了何等艰辛，笔者于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帮哥们姐们似乎早已看淡看透，也就懒得再玩什么清高自傲，清高自傲能值几个钱？能填饱肚子，能养家糊口吗？去他妈的！于是乎，交响乐团这块牌子轻轻松松就卖出去了，既无伤大雅，也不伤和气，其结果，“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这块牌子就变成了“中国深圳机场候机楼交响乐团”。

此事初看起来有点滑稽，其实细想一想，也属平常。

力举卖这块牌子的，即为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指挥卞祖善先生。

谈起卖这块牌子事宜，卞祖善先生亦是感慨有加。卞祖善

先生说：“有什么办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这个团就只有喝西北风的份。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可不演呢，我们这个团最终只有走向解体的份。”

卞祖善的苦衷溢于言表。

最终，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这块牌子卖了。

根据新协议书，该芭蕾舞交响乐团今后两年将以中国深圳候机楼交响乐团的名义，分8个月演出5套（10场）交响音乐会，至少每年在深圳演出一场。作为报偿，该团将获得2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深圳候机楼有限公司将承担其往返深圳的差旅费、食宿、场租、宣传、市内交通方面的费用。

哥们，值得吗？

对此，音乐哥们指责芭蕾舞团已不再是圣地，纯粹是瞎胡闹，丢尽了脸面；严重的，甚至指责该团已整体堕落，其实呢，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哥们！

请看一些企业家的面孔。企业家们倒还是蛮够哥们义气的。有些企业家们就直接言明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出价太低了，低得简直没法想象，有如其小孩似地，大有乘人之危之嫌疑。可是反过来，这些企业家在指责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的同时，有没有反省过一下你自己？光是隔靴搔痒地说说他人，那当然容易，试问这些企业家，那时候你站在哪儿？你们想过真诚地帮帮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吗？

还是听一听该团指挥卞祖善先生的采访录音为好。

卞祖善先生说：“当初，我们躬身屈就地向各大企业求救之时，压根就没有什么人愿意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我们，也就只有深圳机场向我们伸出了救援之手！”

卞祖先生的回答有如一记有力的目光，扫得那些企业家们整时风声鹤厉，一时无话可说。还能有什么风凉话可说的？羞愧吧你们！

第三节 中央歌剧院 四面楚歌

在世人的印象中，歌剧艺术一直如金字塔的塔尖，处于象牙塔之塔尖，遥望于这个世上的芸芸众生，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很多爱艺术爱得发痴发狂的痴男信女们为之终生奋斗，以求进入这个圈以内，似乎一入了这个圈里，即可戴上“无冕皇帝”的桂冠，整个艺术家得够呛，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开口闭口即文化，即艺术，即哲学，然而目前实际情况又将如何呢？请看下面来自中央歌剧院——这座中国歌剧艺术最高殿堂之系列报道——

歌剧艺术已经走入困境，没有观众；

歌剧艺术已陷入绝境，没经费，没生活来源，更没有市场。

中央歌剧院院长王世光只有无可奈何地强调说：“就歌剧而言，应该主要靠政府来支持。”

王世光院长还说：“有时候想起来，真令人哭笑不得，打个比方，就象在方便面不成转做盒饭，尽管传于无奈之作，也只能算是小型企业，比如街道办加工厂之类的转轨运作方式，然而对于歌剧艺术而说，根本就行不通。即使歌剧艺术向轻音乐这方面发展的话，归根结底，歌剧艺术就再也不是什么歌剧艺术了，只能是一种孽生，一种爱种！”

尽管王世光院长如此说，可迫于大势，王世光院长也只有再往后退那么几步，暂时让一让的份了。王世光院长说：“就我

本人而言,我并不反对歌剧艺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求自己生存方式的观点,可观点毕竟是观点,怎样寻找就怎样作?一句话,也就是怎样去寻找一个最佳切合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恐怕不行吧?真要是那么快就能寻找到的话,我还真的服气了,五体投地都来不及!”

据笔者采访得来的最新信息得知,国家一年拨给中央歌剧院的经费,才百余万元人民币,工资,医药,公务,演出费等全在其中,平摊下来,人均数字简直少得可怜。如果这种年拨款数目基本上保持不变倒也还算了,可实情呢,却是年年下降。年年减少,可物价这玩意却正相反,正以突飞猛进的势头一个劲地上涨,上涨,上涨得简直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艺术家们也是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也得考虑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可工资福利待遇就那么个样,怎么办?总不能坐在那儿等着饿死吧?

于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提一下中央歌剧院院长王世光先生。

王世光先生是一位很杰出的作曲家,其创作了著名的《长江之歌》和歌剧《马可波罗》,算得上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了。其对目前该院的一些歌剧艺术家们不计个人得失,潜心艺术创作,表示出了由衷的钦佩之情。王世光先生说:“有时候我想一想,真是感慨万端,这些真诚而善良的艺术家们真可以算得上是目前中国的良心和道德准尺啊!没有这一帮艺术家,中国的歌剧艺术将真的会是一片空白了!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的感激这些人,真的很感激!”

感激归感激,真诚归真诚,而实际情况又将如何呢?一片

惨淡，一片惨淡！

据悉，中央歌剧院近将要上映的意大利歌剧《弄臣》，将有可能无法逃脱“赔本”的命运！

赔本！赔本！

近年来，中央歌剧院每上演一部歌剧，几乎都有一个结局和命运在那儿阴森森地等着她：赔本！

中央歌剧院导演陈大林，曾是我国著名的歌剧女导演，其对此，也是报怨不已。一报怨歌剧演员的收入太低，二报怨这个社会的收入水准太不公平。就拿那些三流以主末流的通俗流行歌手来吧，一场演说下来，至少也能捞他个万二八千，可歌剧上场呢，累死累活下来，至多一场也就百二八十块钱，两相对比，简直天上地下，根本就无法作比较的！你跳楼自杀？冤枉死你了！根本就不值得！

更让陈大林女士痛心的是，中央歌剧院这家有着 40 年悠久历史的歌剧殿堂，竟然连自己的演出场所都没有！该院演出剧院的建设计划，总一直被当作“楼堂场所”的报建计划而接连遭到被迫下马的厄运！

说不准会有人问：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是真还是假？是是还是非？

实际情况倒是如此，令你不得不相信！不相信也得相信！

这就是中国歌剧艺术家们目前所能遭受到的唯一命运！

你气愤吗？少见多怪。

你悲哀吗？没那个必要。

最好还是看开一点的好。看透一点吧哥们。

第四节 中国的文学殿堂《收获》 强颜欢笑

中国的文学一样走向末路。

中国的文学家们同样苟延残喘。

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以至将来，我们完全可以说，上海市文联举办的《收获》文学杂志在全国以至世界，却称得上是一流的，因为她拥有一流的作家群，一流的编辑队伍，以及中国一流层次的读者群体。93年春季，我们的纯文学杂志《收获》度过了她一百年的诞辰，默默无闻，寂寞而凄落，没有题辞，没有祝贺，更没有鲜花，什么都没有，所能有的，只是冷清，只是凋落，只是衰败，一副凄凄惨惨的景象。几个字即可概括：快完了，差不多快完了！就这么个感觉。

然而，我们的《收获》杂志还在挣扎，还在一味地抗挣，欲抗挣。

93年初春，《收获》杂志以更强大的作家阵容，推出了一批重头作品，似乎想以此来显示她的强大阵势，同时也在向世人宣言，《收获》并没死，《收获》还活着！如：

王安石的长篇小说《纪实和虚构》；

米苏进、李锐、阎连科的中篇小说；

王蒙、陈林的短篇小说；